

古今說海

第九冊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古杭雜記詩集四卷

不著撰人名氏。皆或宋人小詩之有關事。實者各為詳其本末。如本事詩之例。目錄末有題識云。已上係宋朝遺事。一新繡梓。求到續集陸續出售。與好事君子共之。其書目又別題一依廬陵正本六字。蓋元時江西書賈所刊也。所記凡四十九條。多理宗度宗時嘲笑之詞。不足以資考核。案陶宗儀說郛內亦載有是書。題作元李東有撰。然與此本參較。僅首二條相同。餘皆互異。未喻其故。觀書首標題。殆古杭雜記為總名。而詩集為子目。乃其全書之一集。非完帙也。



古今說海

古杭雜記

說略二十一 雜記二十一

理宗庚申賈似道初入相有人作詩云收拾乾坤一擔擔上肩容易下肩難勸君高着擎天手多少傍人冷眼看

晉郭璞錢唐天目山詩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唐海門一點巽峯起五百年間出帝王及高宗中興建邦天目乃主山至度宗甲戌山崩京城騷動時有建遷蹕之議者未幾宋鼎遂移有人作詩云天目山前水齧磯天心地脉露危機西周浸冷觚移月未必遷岐說果非

開禧韓侂胄開邊隙至函其首以乞和太學有詩云晁錯既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亡燕

驛路有白塔橋印賣朝京里程圖士大夫往臨安必買以披閱有人題於壁曰白塔橋邊賣地經長亭短驛甚分明如何祇說臨安路不較中原有幾程

寶慶丙戌袁樵尹京於西湖三賢堂賣酒有人題壁曰和靖東坡白樂天三人秋菊薦寒泉而今滿面生塵土却與袁樵課酒錢

太學服膺齋上舍。鄭文秀州人。其妻寄以憶秦娥云。花深深。一勾羅襪。行花陰。行花陰。閒將梅帶細結同心。日邊消息空流淚。畫眉樓上愁登臨。愁登臨。海棠開後。望到如今。此詞為同舍見者。傳播酒樓妓館。皆歌之。以為歐陽永叔詞非也。

婺州劉鼎臣赴省試。臨行妻作詞名鷓鴣天云。金屋無人夜剪繒。寶釵翻過齒痕輕。臨行執手殷勤送。襯取蕭郎兩鬢青。聽祝付好看。成千金。不抵此時情。明年宴罷瓊林晚。酒面微紅相映明。

易拔字彥章。譚州人。以優校為前廊。久不歸。其妻作一剪梅詞寄云。染淚修書寄彥章。貪做前廊忘却回廊。功名成遂不還鄉。石做心腸鐵做心腸。紅日三竿懶畫粧。虛度韶光。瘦損容光。何日得成雙。羞對鴛鴦懶對鴛鴦。

三山蕭軫登第榜下娶再婚之婦。同舍張任國以柳梢青詞戲之曰。掛起招牌。一聲喝采。舊店新開。熟事孩兒。家懷老子。畢竟招財。當初合下安排。又不豪門買貳。自古道。正身替代。見任添差。

理宗朝嘗欲舉行推回畝田之令。有言而未行。至賈似道當國。卒行之。有人作詩曰。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川寸寸量。縱使一垠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又有作沁

園春詞云道過江南泥牆粉壁右具在前述何縣何鄉里住何人地佃何人田氣象蕭條生靈憔悴經界從來未必然惟何甚為官為己不把人憐思量幾許山川況土地分張又百年西蜀巉巖雲迷鳥道兩淮清野日警狼烟宰相弄權姦人罔上誰念干戈未息肩掌大地何須經理萬取千焉

蜀人文及翁登第後期集遊西湖一同年戲之曰西蜀有此景否及翁即席賦賀新郎云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酣醉回首洛陽花世界烟渺黍離之地更不復新亭墮淚簇樂紅粧搖畫舫問中流擊楫何人是千古恨幾時洗余生自負澄清志更有誰難溪未遇傅巖未起國事如今誰倚杖衣帶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

項羽廟在臨安近郡三衢十八里頭樟戴市市人失火延及斯廟人有詩曰嬴秦久矣酷斯民羽入關中又火秦父老莫嗟遺廟毀咸陽三月是何人

淨慈寺乃祖宗功德院側有五百尊羅漢別創一田宇殿安頓裝塑雄偉殿中有千手千眼觀音一位尤為精製其第四百二十二位阿彌咄尊者獨設一龕用黃羅為幙幙之傍置籤筒一座其像側身偃蹇便腹斜目覷人而笑臨安婦人祈嗣者必詣

此炷香點禱以手摩其腹云有感應日積月久汗手加於泥粉之上其腹黑光可鑒邪說誣民如此又假此以為題化之端歛掠民財不可勝計其無忌甚矣

史彌遠作相時士夫多以鑽刺得官伶人俳優者一人手執一石用一大鑽鑽之久而不入其一人以物擊其首曰汝不去鑽彌遠卻來鑽彌堅可知道鑽不入也遂被流罪

舊傳三歲拜郊或明堂大禮所有在前誤國姦臣首級在大理寺者必以文祭蓋訛傳謂以污穢之物祭之其實乃少牢也其文云國家於三年恩霈汝雖誤國然今亦不忘汝之舊特用以祭繆傳若此豈朝廷寬大之恩哉

杭州市肆有喪之家命僧為佛事必請親戚婦人觀看主母則帶養娘隨從養娘首問來請者曰有和尚弄花鼓棒否請者曰有則養娘爭肯前去花鼓棒者謂每舉法樂則一僧三四鼓棒在手輪轉拋弄諸婦人競觀之以為樂亦誨淫之一端也

賈似道母兩國夫人本賈涉之賤妾嘉定癸酉涉為萬安丞似道在孕不容於嫡縣宰陳履常新淦人也涉與之通家往來以情告之遂相與謀陳宰令其妻過承廳之次諸妾環侍談話間因語承妻以乏使令欲借知事一妾承妻云惟所擇用陳妻遂

指似道之母。承妻幸其去。欣然許之。即隨軒以歸縣衙。及八月八日。似道生於縣治。賈承檄往他郡。歸謁於宰。始知之。終不復入承廳。後改任。雖攜似道歸鄉。而其母竟流落。及似道鎮維揚。子母方得聚會。享富貴數十年。咸淳甲戌。以壽終。似道歸越。治葬。朝士貴戚。設祭饌。以相高。為競。有累至數丈者。裝祭之日。以至擲死數人。送葬者。值水潦。不問貴官。沒及腰膝。不得自便。雖理宗度宗山陵。無以過之。其冬。北兵渡江。似道潰師。

寶祐乙卯。御史洪天錫劾內臣盧允升。董宋臣疏不行。六月。御筆。御史丁大全除司諫。御史陳大方除正言。正言胡大昌除侍御。洪天錫遂左遷。時天下目丁大全陳大方胡大昌為三不吠之犬。

溫陵呂中作國史要略。謂南渡之後。一壞於紹興之檜。再壞於開禧之韓。三壞於嘉定之史。愚亦謂理宗四十年在御。一壞於嵩之。再壞於大全。三壞於似道也。相之壞國如此哉。

李有撰

古枕雜記終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蒙齋筆談二卷

舊本題宋鄭景望撰。商濬刻之。槐海中厲鶚宋詩紀事亦曰景望湘山人。生元豐元祐間。有蒙齋筆談。今考其書。乃全錄葉夢得巖下放言之文。但刪其十分之三四。而顛倒其次序。濬蓋誤刻偽本。又考景望乃永嘉鄭伯熊字見於陳傅良止齋集中。其人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累官太子侍讀。宗正少卿。諡曰文肅。宋詩紀事既載伯熊詩於四十七卷中。又據此書於三十七卷別出一鄭景望。亦殊疎舛也。



古今說海

蒙齋筆談

說略二十二 雜記二十二

楊朴魏野皆咸平景德間隱士。朴居鄭州野居陝。皆號能詩。朴性癖。常騎驢往來鄭圃。每欲作詩。即伏草中冥搜。或得句。則躍而出。遇之者無不驚。真宗祀汾陰。過鄭。召朴欲官之。問卿來有以詩送行者乎。朴揣知帝意。謬云無有。惟臣妻一篇使誦之。曰。更休落魄貪杯酒。更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帝大笑。賜束帛。遣還山野。和易通俗。人樂從之游。王魏公當國。尤愛之。亦數相聞。天禧末。魏公屢求退。不許。野寄以詩曰。人間宰相惟三載。君在中書十四年。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平地作神仙。魏公亟袖以聞。遂得謝。朴死無子。而野有子。閒能襲父風。年八十餘。亦得長生之術。司馬溫公陝人。閒死。為誌其墓。故世知野者尤多。然皆一節之士。世競於進取者不可。時無此曹一二。警勵之。與指嵩少為仕途捷徑者異也。

余守許昌時。洛中方營西內門。甚急。宋昇以都轉運使主之。其屬有李寔韓溶二人。最用事宮室。梁柱闌檻。牕牖皆用灰布。期既迫。竭洛陽內外猪羊牛骨不充用。韓溶建議掘漏澤園人骨以代。昇欣然從之。一日。李寔暴疾死。而還魂具言冥官初追証。

以骨灰事。有數百人訟於庭。冥官問狀。寔言此非我。蓋韓溶。忽有吏趨而出。有頃復至。過寔曰。果然君當還。然宋都運亦不免。既白冥官。而下所抱文字。風動其紙。略有滅門二字。後三日。溶有三子連死。其妻哭之哀。又三日。亦死。而溶亦死。昇時已入為殿中監。未幾。傳昇忽溺不止。經下數石而斃。人始信幽冥之事。有不可誣者。是時范德孺卒。纔數月。其家語余近有人之鄆州。夜過野中。見有屋百許間。如官府。揭其榜曰。西證獄。問其故。曰。此范龍圖治西內事也。家亦有兆。相符會。有屬吏往洛。余使覆其言於李寔。亦然其哉。禍福可不畏乎。

前史載李廣以殺降終不侯。廣何止不侯。蓋自不能免其身于公以治獄有陰德大其門閭。而責報於天。如符契然。因果報應之說。何必待釋氏而後知也。世傳歐希範五臟圖。此慶歷間杜杞待制治廣南賊歐希範所作也。希範本書生。桀黠有智。數通曉文法。嘗為攝官。乘元昊叛。西方有兵。時度王師必不能及。乃與黨蒙幹嘯聚數千人。聲搖湖南。朝廷遣楊畋討之。不得。乃以杞代杞入境。即偽為招降之說。與之通好。希範猖獗久。亦幸苟免。遂從之。與幹挾其酋。領數十人皆至。杞大為燕犒。醉之以酒。已乃執於坐上。翌日。盡磔於市。且使皆剖腹。剗其腎腸。因使醫與畫人一一探索。繪

以為圖用是遷待制帥慶州未幾若有所覩一夕登園忽臥於園中家人急出之口鼻皆流血微言歐希範以拳擊我後三日竟卒杞有幹略亦知書號能吏歐陽永叔為誌其墓

韓退之有木居士詩在衡州來陽縣鰲口寺退之作此詩疑自有意其謂便有無窮求福人蓋當時固已尸祝之矣至元豐初猶存遠近祈禱祭祀未嘗輟一日邑中旱久不雨縣令力禱不驗怒伐而焚之一邑爭救不聽蘇子瞻在黃州聞而喜曰木居士之誅固已晚矣乃間有此明眼人乎過丹霞遠矣然邑人念之終不已後復以木做其像再刻之歲仍以祀或曰寺規其祭享之餘以故不能廢張芸史謫郴州過見之以詩題於壁曰波穿水透本無奇初見潮州刺史詩當日老翁終不免後來居士欲奚為山中雷雨誰宜主水底蛟龍自不知若使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復有孫枝相傳以為口實余聞蜀人言陳子昂閬州人州人祠子昂有陳拾遺廟語訛為十姨不知何時遂更廟貌為婦人妝飾甚嚴謂之十姨有禱亦或驗利之所在苟僅得豚肩卮酒子昂且屈為婦人勉應之不辭新木居士亦何為不可乎聞者皆絕倒

余居山間默觀物變固多矣取其灼然者如蚯蚓為百合麥之壞為蛾則每見之物

理固不可盡解。業識流轉。要須有知。然後有所向。若蚯蚓為百合。乃自有知為無知。麥之壞為蛾。乃自無知為有知。蚯蚓在土中。方其欲化時。蟠結如毬。已有百合之狀。麥蛾一夕而變。紛然如飛塵。以佛氏論之。當須自其一念。念真精之極。因緣而有。即其近者。雞之伏卵。固自出。此念雞伏。鳴乃如莊周所謂越雞伏鵠者。此何道哉。麥之為蛾。蓋自蛾種而起。因以化麥。非麥之能為蛾也。由是而言之。一念所生。無論善惡。自有必至者。后稷履人迹而生。啓自石。出此真實語。金光明經記流水長者。盡化池魚。皆得生。天更復何疑。但恐人信不及爾。

富鄭公少好道。自言吐納長生之術。信之甚篤。亦時為燒煉丹竈事。而不以示人。余鎮福唐。嘗得其手書。還元火候訣一篇。於蔡君謨家。蓋至和間。持其母服時。書以遺君謨者。方知其持養大槩。熙寧初。再罷相守亳州。公已無意於世矣。圓照大本者。住蘇州瑞光方。以其道震東南。賴州僧正顯世號顯華嚴者。從之得法。以歸。鄭公聞而致之於毫館。於書室親執弟子禮。一日旦起。公方聽事公堂。顯視室中有書櫃數十。其一扃鐫甚嚴。問之。右曰。公常手自啓閉。人不得與意。必道家方術之言。亟使取火焚之。執事者爭不得。公適至。問狀。顯即告之曰。吾先為公去一大病矣。公初亦色

微變若不樂者已而意定徐曰乃無太虐戲乎即不問自是豁然遂有得顯曰此非我能為公當歸之吾師乃以書謁通圓照故世言公得法大本然公晚於道亦不盡廢薨之夕有大星隕於寢洛人皆共見此豈偶然哉

世傳神仙呂洞賓名巖洞賓其字也唐呂渭之後五代間從鍾離權得道權漢人邇者自本朝以來與權更出沒人間權不甚多而洞賓蹤迹數見好道者每以為口實余記童子時見大父魏公自湖外罷官還道岳州客有言洞賓事者云近歲常過城南一古寺題二詩壁間而去其一云朝遊岳鄂暮蒼梧袖有青蛇膽氣麤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其一云獨自行時獨自坐無限時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說者云寺有大古松呂始至時無能知者有老人自松顛徐下致恭故詩云然先大父使余誦之後得李觀所記洞賓事碑與少所聞正同青蛇世多言呂初由劍俠入非是此正道家以氣鍊劍者自有成法神仙事渺茫不可知疑信者蓋相半然是身本何物固自有主之者區區百骸亦何足言棄之則為佛存之則為仙在去留間爾洞賓雖非余所得見然世要必有此人也

余少好藏三代秦漢間遺器遭錢唐兵亂盡亡之後有遺余古銅鳩杖頭色如碧玉

因以天台藤杖為幹。植之每置左右。今年所親章徽州在平江。有鸞銅酒器。其首為牛。制作簡質。其間塗金。隱隱猶可見。意古之兕觥。會余生朝章。亟取為余壽。余欣然戲之曰。正患吾鳩杖無侶造物。豈以是假之耶。二物常以自隨。往歲行山間。使童子操杖以從。殆以為觀爾。未必真須此物也。邇來足力漸覺微陟降。殆不可無時坐石間。童子輩環側輒倚杖。使以觥酌酒而進。即為引滿。常亦自笑其癖。頃有嘲好古者。謬云。以市古物不計。直破家無以食。遂為丐。猶持所有。顏子陋巷瓢號於人曰。孰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文。吾得無似之耶。

陶淵明所記桃花源。今鼎州桃花觀。即是其處。余雖不及至。數以問湖湘間人。頗能言其勝事云。自晉宋來。由此上昇者六人。山十里間。無雜禽。惟二鳥往來觀中。未嘗有增損。鳥新舊更易。不可知。耆老相傳。自晉迄今。如此。每有貴客來。鳥輒先號鳴庭間。人率以為占。淵明言。劉子驥聞之。欲往不果。子驥見晉書隱逸傳。即劉驥之子。驥其字也。傳子驥採藥衡山。深入忘反。見一澗水。南有二石。因其一閉一開。開者水深。廣不可過。或說其間皆仙靈。方藥諸雜物。既還失道。從伐木人問徑。始能歸。後欲更往。終不復得。大類桃源事。但不見其人。爾晉宋間。如此異亦頗多。王烈石髓亦其一。